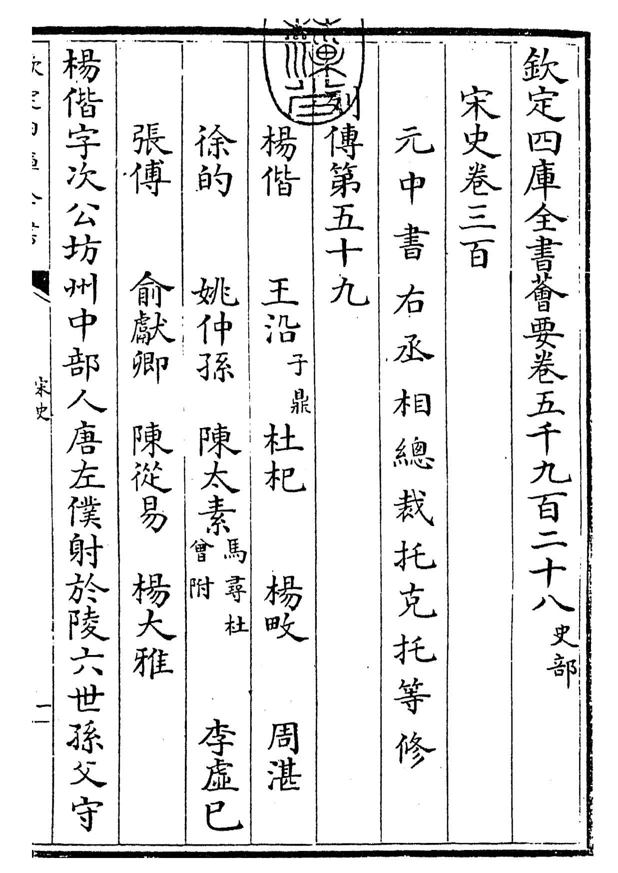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 三百一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二十八 史部

宋史卷三百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九

楊偕 王沿 子鼎 杜杞 楊畋 周湛

徐的 姚仲孫 陳太素 馬尋 杜曾 附 李虛己

張傳 俞獻卿 陳從易 楊大雅

楊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唐左僕射於陵六世孫父守

慶仕廣南劉氏歸朝為坊州司馬因家焉偕少從种放
學於終南山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汧源縣再
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為黄
金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禄安事
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户失所之在
官數上書論時政又上所著文論召試學士院不中改
永興軍節度推官又上書論陝西邊事復召試不赴即
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為審刑院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

宋綬薦為監察御史改殿中侍御史與曹脩古連疏言劉從徳遺奏恩太濫貶太常博士監舒州稅以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光州改侍御史為三司度支判官時郭皇后廢偕與孔道輔范仲淹力爭道輔仲淹既出偕止罰金乃言願得與道輔等皆貶不報富民陳氏女選入宮將以為后偕復上疏諫上以尚書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季良以罪斥置滁州自言得致仕偕以為致仕用優賢者不當以寵罪人又數論陞降之弊仁宗

嘉納之判吏部流内銓徙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
制河北轉運使按知定州夏守恩贓數萬守恩流嶺南
明年丁母憂願終制不許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中府
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戰没偕聞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曰
朝廷遣救兵十萬至矣命傍郡縣大具芻糧什器以俟
比書至賊已解去夏竦為陜西經略使請增置土兵易
戍兵歸衛京師偕言方關中財用乏復增土兵徒耗國
用今賊勢方盛雖大增土兵亦未能減戍兵東歸第竦

懼敗事欲以兵少為解爾竦復奏偕不忠沮邊計偕爭愈力時陜西議立五保偕又以為擾民疏請罷之徙陜州又徙河東都轉運使詔大選三路之民募為兵偕復言方令兵不為少苟多而不練則其勢易以敗又困國而難供時論者惟務多兵而偕論常如此進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及元昊入冦密詔偕選强壯萬人策應麟府偕奏出師臨陣無紀律則士不用命令發農卒赴邊慮在路逃逸及臨陣退縮不稟號令請以軍法從事詔如

所請并人大驚畏都轉運使文彦博奏罷之有中官領軍事素横前帥優遇之偕至一繩以法命率所部兵從副總管赴河外戒曰遇賊將戰一稟副總管節度中人不服捧檄詐偕吒曰汝知違主帥命即斬首乎監軍怖汗不覺墮笏翌日告疾未幾遂卒於是軍政肅然元昊大掠河北詔脩寧遠砦偕言寧遠砦在河外介麟豐二州之間無水泉可守請建新麟州於嵐州有白塔地可建砦屯兵謂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害省國用惜民力利

一也內禦嵜嵐石府州沿河一帶賊所出路利二也我據其要則河冰雖合賊不敢逾河而東利三也商旅往來以通貨財利四也方河凍時得所屯兵馬五七千人以張軍勢利五也今麟州轉輸束芻斗粟費直千錢若因循不遷則河東之民困於調發無已時害一也以孤壘餌敵害二也道路艱阻援兵難繼害三也且州之四面屬羌遭賊驅脅蕩然一空止存孤壘猶四支盡廢首面心腹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共謀待冰合來攻河

東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脩寧遠砦是求虛名而忽大患也況靈夏二州皆漢唐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書奏帝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嘗經冦兵攻圍非不可守令遽欲棄之是將退而以河為界也宜諭偕速脩復寧遠以援麟州明年改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賜錢五十萬偕列六事于朝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徙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出冗師五募武士六專捕援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巳朝廷不從

偕累奏不已乃罷知邢州徙滄州求面論兵事召還令
閤日入對偕在并州日嘗論八陣圖及進神楯劈陣刀
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至是帝命以步卒五百如其
法布陣於庭觀之乃下其法於諸路其後王吉果用偕
刀楯法敗元昊於兔毛川久之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
官院復以為左司郎中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謂連
年出師國力日蹙宜權許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王素
歐陽脩蔡襄累章劾奏偕職為從官不思為國討賊而

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陛下未忍加戮請出之不宜留處京師帝以其章示偕偕不自安乃求知越州道改杭州時襄謁告過杭而輕遊里市或謂偕合言於朝對曰襄嘗緣公事抵我我豈可以私報耶又上太平可致十象圖還判太常司農寺改右諫議大夫請老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於其歸特賜宴嘗名問賜不拜卒遺奏兵論一篇帝憐之特贈兵部侍郎偕性剛而忠朴敢為大言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以為迂濶難用與人少合

尤喜古今兵法有兵書十五卷集十卷子忱慥皆有雋才早卒

王沿字聖源大名館陶人少治春秋中進士第試祕書省校書郎歷知彭城新昌二縣改相州觀察推官知宗城縣張知白薦其才擢著作佐郎入爲審刑院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上書論漢唐之初兵革纔定未暇治邊圉則屈意以講和承平之後武力有餘而外侮不已則以兵治之孝武之於匈奴太宗之於突厥頡利是也宋

與七十年而契丹數侵深趙貝魏之間先朝患征調之不已也故屈已與之盟然彼以戈矛為耒耜以剽虜為商賈而我壘不堅兵不練而規規于盟歃之間豈久安之策哉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為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今其地十三為契丹所有餘出征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内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洺之地並漳水者累遭決溢今皆斥鹵不

可耕故沿邊郡縣數蠲租稅而又牧監芻地占民田數百千頃是河北之地雖十有其七而得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監養馬數萬徒耗芻豢未嘗獲其用請擇壯者配軍衰者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坰牧以其地為屯田發役卒刑徒田之歲可用穫穀數十萬斛夫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人以為利今人以為害繫乎用與不用者爾願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

決之患以之灌漑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為膏腴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廪有餘矣以此馭敵何求不可詔河北轉運使規度而通判洺州王軫言漳河岸高水下未易疏導又其流濁不可漑田沿方遷監察御史即上書駁軫說帝雖嘉之而不即行語在河渠志時樞密副使晏殊以笏擊從者折齒知開封府陳堯咨判官張宗晦日嗜酒惰事沿皆彈奏之天聖五年安撫關陝減諸縣秋税十二三還為開封府推官又體量河朔饑民所至

不俟詔發官廩濟之就除轉運副使上言本朝制兵刑未幾於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二邊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敕河北強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招廂軍以其冗者隸作屯田行之數年禁卒當漸銷減而強壯悉為精兵矣古者刑平國用中典而比者以赦處罪多重於律以絹估罪者敕以緡直代之律坐髡鈦而役者赦黥竄以為卒比諸州上言謫卒太多衣食不足願勿復謫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皆不至是是

以繁文罔之而寘于理也誠願削深文而用正律以錢
定罪者悉從絹估縣竊爲卒者止從髡鈦此所謂勝殘
去殺無待百年者也被詔鞫曹汭獄于真定府遷殿中
侍御史母喪服除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知邢州復起爲
河北轉運使奏罷二牧監以地賦民導相衛邢趙水下
天平景祐諸渠溉田數萬頃因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
集傳十六卷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授直昭文館爲三
司戸部副使徙鹽鐵遷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陝西

都轉運使時朝廷將減卒戍就食內地詔與知州總管鈐轄等議沿即奏減卒數萬知樞密院李諮以為不可復下沿邊都監議沿上疏曰兵機當在廊廟之上豈可取責小人哉諮惡其言奏罷之降知滑州徙成德軍建學校行鄉飲酒禮遷刑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元昊數寇河東建議徙豐州不報已而州果陷進樞密直學士右司郎中為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滑州增屯兵城中隘甚乃築西關城

五里改涇州觀察使元昊入寇副都總管葛懷敏率兵出捍沿教懷敏率兵據瓦亭待之懷敏進兵鎮戎沿以書戒勿入第背城為砦以羸師誘賊賊至發兵擊之可有功懷敏不聽進至定川果為所敗賊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賊遂引去坐懷敏敗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知虢州尋降天章閣待制而為權御史中丞賈昌朝所奏落待制未幾徙知成徳軍復待制又徙河中府卒沿好建明當世事而其論多

齟齬初興河北水利導諸渠溉民田論者以為無益已而邢州民有爭渠水至殺人者然後人知沿所建為利嘗論以春秋法斷事然真定之獄人以為沿傳致之有文集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子鼎

鼎字鼎臣以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王堯臣領三司舉勾當公事數上書論時政得失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司不舉職而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按舉不法以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競擿

發吏至微隱罪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怨之目為三虎
仁宗聞之不說後傅惟幾奉使江東戒以毋效三虎為
也仲淹等罷鼎與紘綽皆為人所言時鼎提點兩浙刑
獄降知深州王則以貝州反深卒龎旦以其徒謀以元
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鼎夜出檄遣軍
校攝事外邑而陰為之備翌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
愕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候轉
運使至審決未至軍中恟恟謀劫囚鼎因謂僚吏曰吾

不以累諸君獨命取囚禁鞫者數人斬于市衆皆失色

一郡帖然轉運使至囚未決者半訊之皆伏誅明年河

北大饑人相食鼎經營賑救頗盡力徙建州其俗生子

多不舉鼎為條教禁止時盜販茶鹽者衆一切杖遣之

監司數以為言鼎弗為變徙提點河北刑獄治奸贓益

急所劾舉不避貴勢召為開封府判官改鹽鐵判官累

遷司封員外郎淮南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内侍楊

永德奏請沿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為

不可永德横猾執政重違其奏乃命三司判官一員將永徳就鼎議發八難永徳不能復鼎因疏言陛下幸察用臣不宜過聽小人妄有所改以誤國計於是永徳言不用居二年遂以為使前使者多漁市南物因奏計京師持遺權貴鼎一無所市獨悉意精吏事事無大小必出於已凡調發綱吏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為成法於是勞逸均吏不能為重輕官軍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盡盜官米為奸有能居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

所逋鼎為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為奸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入為三司鹽鐵副使數與包拯爭議不少屈拯素强然無如之何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徙使河東卒鼎性廉不欺嘗任其子族人欲增年以圖速仕鼎不可父死分諸子以財鼎悉推與其弟嘗知臨邛縣轉運使選攝新繁新繁多職田斗粟不以自入奉使契丹得千縑散之族人一日盡所至不擾唯市飲食日用物增直以償事繼母孝敎育孤姪

甚至自奉養儉約當官明敏强直不可撓所薦士多知名有終身不識者然性猜忌其行部至于藥餌皆手自扃鐍至路州八義館疾作不知人事左右遑遽發藥奩悉無題識莫敢進以迄於卒初鼎與弟豫皆有才氣好上書言事仁宗稱之以為豫孟浪鼎所言多可用豫為人不事羈檢以大理寺丞知伊闕縣有異政棄官浮游江湖間殖貨自給以卒

杜杞字偉長父鎬蔭補將作監主簿知建陽縣强敏有

才閩俗老而生子輒不舉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罪
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橫州時安化蠻寇邊殺知宜
州王世寧出兵討之杞言嶺南諸郡無城郭甲兵之備
牧守非才橫為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險阻可屯兵為
援邕管内制廣源外控交阯願擇文臣識權變練達嶺
外事者以為牧守使經制邊事改通判真州徙知解州
權發遣度支判官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焚光化軍授
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會廣西區希範誘白崖

山蠻蒙趕反有衆數千襲破環州帶溪普義鎮寧砦嶺外騷然擢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行次真州先遣急遞以書諭蠻聽其自新次宜州蠻無至者杞得州校出獄囚脫其械使入洞說賊不聽乃勒兵攻破白崖黄泥九居山砦及五峒焚毀積聚斬首百餘級復環州賊散走希範走荔波洞杞遣使誘之趕來降杞謂將佐曰賊以窮蹙降我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所以數叛不如盡殺之乃擊牛馬為曼陀羅酒

大會環州伏兵發誅七十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以遺諸蠻因老病而釋者纔百餘人御史梅摰劾杞殺降失信詔戒諭之為兩浙轉運使明年徙河北拜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杞上言殺降者臣也得罪不敢辭將吏勞未錄臣未敢受命因為行賞蕃酋率衆千餘内附夏人以兵索酋而劫邊戸掠馬牛有詔責杞杞言彼違誓舉兵酋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酋不可得既而兵亦罷去杞性强記博覽書傳

通陰陽數術之學自言吾年四十六死矣一日據厠見
希範與趕在前訴寃叱曰爾狂僭叛命法當誅尚敢訴
邪未幾卒有奏議十二卷兄植以文雅知名累任監司
終少府監弟樞亦强敏為比部員外郎有張彥方者温
成皇后母越國夫人客也坐奸利論死語連越國夫人
開封不敢窮治執政以后故亦不復詰獄上中書遣樞
慮問樞揚言將駁正亟改用諫官陳升之權倖切齒於
樞前此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論張堯佐除宣徽

使樞嘗出班問其故至是蓋累月矣坐是罷樞絀監衡州稅卒

楊畋字樂道保靜軍節度使重勛之曾孫進士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并州錄事參軍再遷大理寺丞知岳州慶歷三年湖南猺人唐和等刼掠州縣擢殿中丞提點本路刑獄專治盜賊事乃募才勇深入峒討擊然南方久不識兵士卒多畏懾及戰孤漿峒前軍衂大兵悉潰畋踣巖下藉淺草得不死卒厲衆平六峒以功遷太常

博士未幾坐部將胡元戰死降知太平州歲餘賊益肆
帝遣御史按視還言畋嘗戰山下人樂為用今欲殄賊
非畋不可乃授東染院使荆湖南路兵馬鈐轄賊聞畋
至皆恐畏踰嶺南遁又詔往韶連等州招安之乃約賊
使出峒授田為民而轉運使欲授以官與貲納質使還
畋曰賊剽攻湖廣七年所殺不可勝計今使飽貲糧據
峒穴其勢不久必復亂明年春賊果復出陽山畋即領
衆出嶺外涉夏秋凡十五戰賊潰畋感瘴疾歸蠻平願

還舊官改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知隨州召還為三司户部判官奉使河東丁父憂會儂智高陷邕州召至都門外辭以喪服不敢見仁宗賜以服飾御巾入對便殿即日除起居舍人知諫院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盜畋至韶州會張忠戰死智高自廣州回軍沙頭將濟畋令蘇緘棄英州蔣偕焚糧儲及召开贇岑宗閔王從政退保韶州賊勢愈熾畋不能抗遂殺蔣偕王正倫敗陳曙復據邕州畋坐是落知諫院知鄂州再降為

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明年又降為太常博士歲終徙邠州復起居舍人為河東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遷吏部員外郎奉使契丹以曾伯祖業嘗陷北辭不行河北舊以土絹給軍裝三司使張方平易以他州絹畋既同書奏聞外議籍籍又密陳其不可久之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判吏部流内銓上言願擇宗室之賢者使侍膳禁中為宗廟計嘉祐三年冬河北地震明年日食正旦復上疏曰漢成帝時日食地震哀平之世嫡嗣屢

絶此天所以示戒也陛下宜早立皇嗣以答天意改知
制誥李珣自防禦使遷觀察劉永年自團練使遷防禦
畋當草制封還詞頭因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
誨姚内斌守環慶與强冦對壘各十餘年未嘗轉官移
鎮重名器也今珣等無尺寸功特以外戚故除之恐非
祖宗意不報詔他舍人草制而范鎮言朝廷如以畋言
為是當罷珣等所遷官倘以為非乞復令畋命詞不允
進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嘉祐六年京師大水畋上

言洪範五行傳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聽厥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為沴陛下臨御以來容受直諫非聽之不聰也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臣愚殆以為萬機之聽必有失於審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陛下積思而矯正之乃下其章禮官并兩制考議咸言南郊三聖並侑温成皇后立廟皆違經禮於是詔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温成廟為祠殿舊制内侍十年

一遷官樞密院以為僥倖乃更定歲數倍之畋言文臣七遷而内侍始得一磨勘為不均宜如文武官僚例增其歲考遂詔南班以上仍舊制無勞而嘗坐罪徙者即倍其年議者謂畋以士人比閹寺為失卒贈右諫議大夫畋出於將家折節喜學問為士大夫所稱在山下討蠻家問至即焚之與士卒同甘苦破諸峒及用之嶺南以無功斥名稱遂衰性清介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之自奉甚約為郡待客雖監司菜果數器而已

及卒家無餘貲特賜黃金二百兩其後端平贈講讀官

御飛白書扇遣使特賜置其柩

周湛字文淵鄧州穰人進士甲科為開州推官中身言書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戎州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禳巫祝為事湛取古方書刻石教之禁為巫者自是人始用醫藥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知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初江湖民略良人鬻嶺外為奴婢湛至設方略搜捕又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人給飲食還其

家徙京西路鄧州美陽堰歲役工數十萬漑州縣職田

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為鹽鐵判官三司帳籍浩煩吏

胥離析為弊欺湛為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為

江南西路轉運使州縣簿領案牘淆混無紀次且多亡

失民訴訟無所質至久不能決湛為立號以月日比次

之詔下其法諸路又以徭賦不均百姓巧于避匿因條

其詭名挾佃之類十二事且許民自言凡括隱户三十

萬還為户部判官又為夔州路轉運使雲安鹽井歲賦

民薪茅至破産責不已湛為蠲鹽課而省輸薪茅判鹽鐵勾院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為江淮制置發運使陛辭仁宗諭以毋納苞苴于京師湛惶恐對曰臣蒙聖訓不敢茍附權要以諆進身湛治煩劇能得其要所至喜條上利害前後至數十百事天資强記吏胥滿前一見輒識其姓名大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謂之石牌灣湛役三千萬工鑿河十里以避之人以為利除度支副使舊制發運司保任軍將至三司不得考覆而皆遷

之至是以名上者三十五人湛盡覆其濫者拜右諫議大夫使契丹辭不行知襄州襄人不善陶瓦率為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火數為害湛至度其所侵悉毀徹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提點刑獄李穆奏湛擾人徙知相州右司諫吳及疏曰湛裁損居民第為官也百姓侵官而主司禁之其職然也况聞湛明著律令約民以信乃奉法行事百姓自知罪不敢訴郡從事高直温夏竦子壻也竦邸店最廣故加譖於穆且謂湛伐

木若干株昔之民居侵越官道木在道側既正其侵地則木在中衢固宜剪去又湛種楸桐千餘本課户貯水以嚴火禁又于民居得衆汲舊井四廢而復興人得其利道傍之井反在民居之下其侵越豈不白乎望詔執政大臣辨正湛穆是非明垂奬黜若謂湛巳行之命憚於追改是傷風敗俗貽患于後不若追改之愈也湛守大郡於湛不為重輕但國家舉錯有所未安奉職者將何以勸邪未幾卒湛為人脱易少威儀然善射弩雖隅

屋亦中的云

徐的字公準建州建安人擢進士第補欽州軍事推官欽土煩鬱人多死瘴癘的見轉運使鄭天監請曰徙州瀕水可無患請轉而上聞從之天監因奏留的使辦役的短衣持梃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立樓櫓以備戰守畫地居軍民為府舍倉庫溝渠廛肆之類民皆便之遷大理寺丞知吳縣移梁山軍通判常州屬歲饑出米為糜粥以食餓者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臨江軍擢廣

南西路提點刑獄安化州蠻攻殺將吏所部卒畏誅謀欲叛的馳騎至宜州慰曉之曰爾曹亡懼能出力討賊猶可立功以自贖若朝叛則夕死非計也衆皆歛手聽命奏復澄海忠敢軍後皆獲其用改知舒州徙荆湖北路轉運使辰州蠻彭士義為寇的開示恩信蠻黨悔過自歸攝江陵府事城中多惡少年欲為盜輒夜縱火火一夜十數發的籍其惡少年姓名使相保任曰爾輩遞相察不然皆爾罪也火遂息太子洗馬歐陽景猾横不

法為里人害的發其姦竄之嶺外以兵部員外郎為淮
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奏通泰州海安如皐縣漕
河詔未下的以便宜調兵夫濬治之出滯鹽三百萬計
得錢八百萬緡遂為制置發運使軍賊王倫起山東轉
掠淮南的團兵待之會青州改遣裨將傅永吉追殺之
歷陽的與賞遷工部郎中復治秦州西溪河發積鹽加
直昭文館區希範蒙趕冠衡湘命的招撫之既至再宿
會蠻酋相繼出降三司以郊祠近宜召還計事既還蠻

復叛除度支副使荆湖南路安撫使至桂陽降者復衆其欽景石硋華陰水頭諸洞不降者的皆討平之斬其酋熊可清等千餘級卒於桂陽

論曰宋承平時書生知兵者葢寡偕沿數上書言邊事策畫論議有得有失固皆一時之俊畋由將家子力學第進士再討猺賊前勝後敗兵家之常也杞的俱以征宜州蠻立功杞則殺降失信的則招徠以恩其優劣概可見矣湛强敏所至有治績史稱善射抑亦文臣之習

武事者歟鼎性孝友自奉甚約而踈於財居官清辨士
俗有生子不舉者輒禁之獨發摘吏奸貽衆怒或以虎
目之豈其然乎

姚仲孫字茂宗本曹南著姓曾祖仁嗣陳州商水令因
家焉父曄舉進士第一官至著作佐郎仲孫早孤事母
孝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殺指里
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為里胥殺之官捕繫辭服仲
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之耶仲孫曰

幸毋遽決蕫得徐辨後兩月果得殺人者調邢州推官
徙資州轉運使檄仲孫詰富順監按疑獄全活數十人
資州吏二守皆惛老事多決於仲孫攺大理寺丞知建
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露積于道間為霖潦所敗
主吏至破産不能償仲孫為券吏民輸山木即高阜為
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弛
兵備因上前世禦戎料敵之策名防邊龜鑑通判睦州
徙滁州歲旱饑有詔發官粟以賑民而主吏不時給仲

孫既至州立劾主吏夜索丁籍盡給之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王醲守益州辟通判州事名為右司諫入内都知閻文應求為都知仲孫數其罪白上曰方帝齋宿太廟而文應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應寘毒者出文應為泰州兵馬鈐轄又稱疾留復論奏乃亟去以起居舍人知諫院管勾國子監以尚書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諫議大夫十二員仲孫曰諫議大夫蓋朝廷之選不宜以歲月序進令諸寺卿

至前行郎中三十五員貼近職者猶不在數若以年勞
授則數年之外諫議大夫員益多請艱其選以處材望
之臣餘悉次補卿監乃詔當選者奏聽旨先是諸路復
提點刑獄還朝多擢為省府官仲孫請第其課為三等
升黜之即詔仲孫司考課之法歷三司户部度支鹽鐵
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大修城壘兵備仁
宗賜詔襃之權知澶州河壞明公埽絶浮橋仲孫親總
役堤上埽一夕復完權知大名府夜領禁兵塞金堤決

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患進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徙陜西都轉運使未行權三司使事屬西北備邊募兵益屯及賞賜聘問之費不可勝計仲孫悉心經度雖病未嘗輒廢事坐小吏詐為文符出知蔡州因母憂喪一目卒

陳太素字仲華河南緱氏人中進士第嘗為大理評斷官入審刑為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事任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太素為推原人情

以傳法意衆皆釋然自以為不及雖號明習法令然所論建亦或有不中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荅曰囹圄之苦豈不甚于我也歷知江陰軍兗州明州有治迹在大理耳疾數求罷執政以為任職弗許累官至尚書兵部郎中卒太素家行修治尤善論刑名常以為有司議法當據文直斷不可求曲當法求曲當法所以亂也同時有馬尋者須城人舉毛詩學究累判大理寺以明習法律稱歷提點兩浙陝西刑獄廣

東淮南兩浙轉運使知湖撫汝襄洪宣鄧滑八州襄州饑人或羣入富家掠困粟獄吏鞫以强盜尋曰此脫死爾其情與强盜異奏得減死論著為例終司農卿又有杜曾者濮州人為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中制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傷更生皆論如已殺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雖謀殺已傷則絞蓋甚其處心積慮陰致賊害爾至於故殺初無殺意須其已死乃有殺名茍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

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世赦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從律保辜法死限内者論如已殺勿赦皆著為令

李虛己字公受五世祖盈自光州從王潮從閩遂家建安父寅有清節仕江南李氏至諸司使江南國除授殿前承旨辭不拜時偽官皆入留京師而寅母獨在江南乃遣其長子歸養舉進士起家為衢州司理參軍母老棄官以歸虛己亦中進士第歷沈邱縣尉知城固縣改

大理評事累遷殿中丞提舉淮南茶場名知榮州未行
改遂州時太宗勵精政事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
潔已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為勞績月給奉以
實錢命有司擇羣臣以治最聞者賜之仍諭曰除奸之
要在乎奉法不可因以生事時虛已被賜因獻詩自陳
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為批其紙尾曰虛已學古入
官榮親事生奉書為郡欲布新規朕得良二千石矣遂
賜五品服又賜其祖母錢五十萬命翰林學士張洎會

兩制三館儒臣徧閱所批詔其後以南郊恩封羣臣母妻虛已又請罷其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之世以為榮會遣使察川峽吏能否而州多不治唯虛已與薛顏邵曄查道數人以能任職稱再遷尚書屯田員外郎以便親請通判洪州是時寅已謝歸春秋高寅母尚無恙虛已雙轝迎侍寅至豫章樂其山水曰此可以終吾身也遂臨州之東湖築第宇以居虛已為侍御史出提點荊湖南路刑獄徙淮南轉運副使累遷兵部郎中為龍圖

閣待制歴判大理寺久之求補外真宗稱其儒雅循謹特遷右諫議大夫數月出知河中府召權御史中丞未幾以疾辭進給事中知洪州遷尚書工部侍郎徙池州求分司南京卒初寅之請老年未六十虛已分司而歸年六十九其季虛舟仕至餘干縣令坐法免官不復言仕初太宗既賜虛已錢翌日以語宰相曰虛已詩思可嘉予錢五十緡矣宰相對以所予乃五十萬帝知其誤由是詔羣臣以章獻者閤門勿受皆由中書門下閱而

上之然論者謂虛已父子篤行家甚貧雖人主一時之誤殆天賜也寅事親孝治家有法閨門之内肅如也虛已虛舟又以孝友清慎世其家虛舟之子寬為尚書金部郎中定為司農少卿為吏頗有能名虛已喜為詩數與同年進士曾致堯及其壻晏殊唱和初致堯謂曰子之詩詞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已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有雅正集十卷

張傳字巖卿唐初功臣公謹之裔祖播為亳州團練副

使子孫因為譙人傳進士及第稍遷祕書省著作佐郎
知奉符縣時方脩會真宮天書觀及增治岳祠以辦事
稱賜錢二十萬宰相向敏中冊東岳帝號還薦之知楚
州會歲饑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曰民轉死溝
壑矣報可待耶乃發上供倉粟賑貸所活以萬計因拜
章待罪詔奬之提點江西刑獄徙江東就除轉運使入
權三司鹽鐵判官會河決濟北民多被害命安撫京東
累遷工部郎中出為兩浙轉運使改荆湖北路復為鹽

鐵判官再遷兵部為陜西轉運使徙江淮發運使未至
召還屬西京奏兵食乏因言馮翊華陰積粟多可運二
十萬石絲三門下濟之遂留為侍御史知雜事判吏部
流内銓進三司度支副使以疾請外遷太常少卿知應
天府逾月為右諫議大夫徙青州遷給事中知鄆州復
知應天府遂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傅强力治事七為監
司所至審覈簿書勾擿奸隱州縣憚之傅曰奚為我憚
哉吾所以事事致察者正所以愛州縣也吏不敢慢則

州縣不復犯法矣人亦以為然天禧中有術士自言數百歲少時嘗游秦悼王家歷見唐肅宗代宗朝由是出入禁中見尊重人無敢詰其偽傳見之訊以唐事術士語屈

俞獻卿字諫臣歙人少與兄獻可以文學知名皆中進士第獻可有吏稱歷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獻卿起家補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殺之詣縣紿言師出遊矣獻卿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

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再調昭州軍事推
官會宜州陳進亂象州守不任事轉運使檄獻卿往佐
之及至守謀棄城獻卿曰臨難茍免可乎賊至尚當力
擊不勝有死而已奈何棄去初昭州積緡錢鉅萬獻卿
盡用平糴至積穀數萬及是大兵至賴以饋軍改大理
寺寺丞為本寺詳斷官歷知慎仁和二縣再遷太常博
士知南雄州徙潮州除殿中侍御史為三司鹽鐵判官
上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

可得也今天下穀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積高而民力積困也陛下誠以景德中西北二邊通好最盛之時一歲之用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財用之盈縮力役之多寡賊盜之增減較然可知其利害也況自天禧以來日侈一日又甚于前夫危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

蠹在内陛下宜知其有損於彼無益於此與公卿大臣朝夕圖議而捄正之帝納其言為罷諸宫觀兵衛又命官除無名之費以鉅萬計淮浙鹽利不登命獻卿往經度之更立新法歲增鹽課緡錢甚衆會其兄為鹽鐵副使徙開封府判官朝廷擇陝西轉運使宰相連進數人不稱旨他日獻卿在所擬中帝曰此可以除陝西轉運使時邊吏多因事邀功涇原路鈐轄擅於武英州鑿邊壕置堡砦獻卿度必招寇患亟檄罷之未幾賊果至殺

將士塞所鑿壕而去徙京西因入對甚言趙振堪將帥
范仲淹明鎬可大用及條上邊策甚備除福建轉運使
還判三司鹽鐵勾院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知荆
南歷戸部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
知杭州暴風江潮溢決堤獻卿大發卒鑿西山作堤數
十里民以為便還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最後知
應天府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為嵐州團練推

官再調彭州軍事推官王均盜據成都連陷綿漢諸郡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時從易攝州事斬其首謀者名餘黨曉以禍福貫之衆皆呼悅乃率屬將吏脩嚴守械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守當死於此賊聞其有備不敢入境賊平安撫使王欽若以狀聞召為祕書省著作佐郎大理寺詳斷官遷太常博士出知邵武軍預脩冊府元龜改監察御史真宗宴近臣崇和殿召從易預賦詩稱旨遷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直史

館知虔州會歲大饑有持杖盜取民穀者請一切減死論凡生者千餘人天禧中坐薦送别頭進士失實降工部員外郎以父老求鄉郡宰相寇準惡其踈巳除吉州從易因對自言改福州未行遭父喪服除糾察在京刑獄出為湖南轉運使從知荆南擢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又坐嘗課校太清樓書字非偽誤而從易妄判竄之降直史館明年復職在廣三年以清德聞入為左司郎中知制誥初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

鄉之而從易獨守不變與楊大雅相厚善皆好古篤行
時朝廷矯文章之弊故並進二人以風天下兼史館脩
撰遷左諫議大夫命使契丹以年老辭不行又辭職請
補郡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從易好學强記為人
激直少容喜别白是非多面折人或尤其過從易終不
變王欽若最善之嘗謂人曰數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
懌及廢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往見欽若
者從易將使湖南欲過之遇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

願使湖外者非獨為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爾
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即大喜曰王
公之門獨君為知我者留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
聽歸館須汴通乃行時寇準貶道州謂又謂從易曰盧
陵之事可以釋憾矣從易對曰當以故相事之爾謂有
愧色其行志多類此所著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藁五
卷西清奏議三卷
楊大雅字子正唐靖恭諸楊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唐

天祐初以尚書刑部員外郎為吳越國冊禮副使楊行
密據江淮道阻不克歸遂家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
錢俶歸朝挈其族寓宋州大雅素好學日誦數萬言雖
飲食不釋卷進士及第歷新息鄢陵縣主簿改光祿寺
丞知新昌縣徙知潯州監在京商稅再遷祕書丞咸平
中交阯獻犀因奏賦名試遷太常博士久之又上書自
薦獻所為文復名試直集賢院出知筠袁二州提舉開
封府界諸縣鎮事為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

路刑獄還考試國子監生坐失薦送降監陳州酒徙知
常州判三司都磨勘司户部勾院遷集賢殿脩撰知應
天府還糾察在京刑獄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大雅初名
侃至是避真宗藩邸諱詔攺之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
集賢院學士知亳州卒太雅朴學自信無所阿附直集
賢院二十五年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或笑其
違世自守大雅嘆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
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

禧中使淮南循江按部過金陵境上遇風覆舟得榜卒

拯之及岸冠服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

雅辭不受謂以為歉宰相王欽若亦不悅之晚與陳從

易並命知制誥大雅嘗因轉對上原治十七篇所著大

隱集三十卷西垣集五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

卷

論曰仲孫以才力自奮於時論事著效號為能吏太素

尋曾能知法意理官之良也虛已獻卿立朝雖微卓犖

大節及為他官所至有吏稱若從易拒釋憾之言大雅辭襲衣之遺卒使權奸愧歎抑又可尚哉

宋史卷三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二十九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

邊肅 梅詢 馬元方 薛田 寇瑊

楊日嚴 李行簡 章頻 陳琰 李宥

張秉 張擇行 鄭向 郭稹 趙賀

高覿 袁抗 徐起 張旨 齊廓

鄭驤

邊肅字安國應天府楚丘人進士及第除大理評事知於潛縣累遷太常博士三司使魏羽薦為戶部判官祀南郊超薦尚書度支員外郎帝以三司鉤取無法至道初置行帳司以會財用之數命肅主之帳成遷工部郎中真宗幸大名府命肅經度行在糧草改判開拆司出知曹州徙邢州會契丹大入先是地屢震城堞摧圮無守備帝在澶州密詔肅若州不可守聽便宜南保他城

肅匿詔不發督丁壯乘城而闔諸門悉所部兵陣以代之騎傳城下肅與戰小勝契丹莫測也居三日引去時鎮魏深趙磁洺六州閉壁不出老幼趨城者肅悉開門納之擢樞密直學士徙宣州車駕朝陵徙河南府還勾當三班院出知天雄軍徙真定府累遷給事中以王嗣宗代肅嗣宗與肅有舊隙諷通判東方慶訟肅前在州私以公錢貿易規利遣吏彊市民羊買女口自入嗣宗上其事帝以肅近臣不欲屬吏遣劉綜任中正以章示

之肅引伏以守城功止奪三官貶岳州團練副使久之徙武昌安遠軍節度副使起知光州以泰寧軍節度副使徙泗州又徙泰州卒子調終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路轉運使

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辯進士及第為利豐監判官後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御史臺推勘官預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奇其占對詳敏召試中書除集賢院李繼遷攻靈州急吴淑上書請遣使諭秦

隴以西諸戎使攻繼遷詢亦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帝問誰可使羅支者詢請行未至而靈州陷還為三司戸部判官詢自以為遇主知屢上書陳論西北事時契丹數侵河北詢請遣大臣臨邊督戰募遊手擊賊又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傅潛楊瓊敗當誅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帝欲命知制誥李沆力言其險薄望輕不可用後斷田訟失實降通判杭州知蘇州就徙兩浙轉運副使判三司開拆司

坐議天書出知濠州為湖北轉運使擅假驛馬與邵曄
子省親疾而馬死奪官一級降通判襄州知鄂州徙蘇
州為陜西轉運使坐薦舉朱能貶懷州團練副使又以
善寇準徙池州起知廣德軍歷楚壽陜州復直集賢院
改直昭文館知荆南擢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歷
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流内銓
為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累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仁宗
御邇英閣讀正説養民篇覽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謂

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户口充羨賦斂無藝則版圖衰減炳然在目作鑒後王自五代之季生齒彫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户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脩院檢閲以聞病足出知許州卒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叅知政事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詢性卞急好進而佟於奉養至老不衰然數為朝廷言兵在濠州夢人

告曰吕丞相至矣既而吕夷簡通判州事故待之甚厚其後援詢於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

馬元方字景山濮州鄄城人父應圖嘗知頓丘縣太宗攻幽州應圖部芻糧没北庭元方去髮為浮屠間行求父尸不得訴於朝上哀之為官其兄元吉元方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為韋城縣主簿改大理寺評事知萬年縣諸將討李繼遷闗輔轉餉踰瀚海多失亡獨元方所部全十九以勞遷本寺丞為御史臺推勘官遷殿中丞戶

部使陳恕奏為判官元方言方春民貧請預貸庫錢至
夏秋令以絹輸官行之公私果便因下其法諸路知徐
州改太常博士梓州路轉運使後知鄆州量括牧地數
千頃為京東轉運副使遷轉運使按部至濮州被酒毆
知州將信降知宿州下詔切責之徙滑州為京西轉運
使知應天府累遷太常少卿擢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
公事衆論不以為允真宗謂宰臣曰元方在三司何多
謗也王旦曰元方盡心營職然其性卞急且不納僚屬

議而醜言詆之所以賈怨帝曰僚屬顧不有賢俊邪歲餘以煩苛罷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并州留再任賜白金五百兩詔中書諭以委屬之意官至兵部侍郎卒

薛田字希稷河中河東人少師事种放與魏野友善進士起家丹州推官李允正知延州辟為從事向敏中至亦薦其材改著作佐郎知中江縣真宗祀汾陰田時居父喪經度制置使陳堯叟奏起通判陝州還拜監察御

史以母憂去會祀太清宮又用丁謂奏起通判亳州遷
殿中侍御史權三司度支判官改侍御史益州路轉運
使民間以鐵錢重私為券以便交易謂之交子而富家
專之數致爭訟田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未報及寇
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之就除陝西轉運使進
直昭文館知河南府復入度支為副使使契丹還擢龍
圖閣待制知天雄軍未幾擢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
知益州累遷左司郎中代還知審刑院羌人内寇特遷

右諫議大夫知延州久之以疾徙同州又徙永興軍辭不行卒田性頗和厚初以幹敏數為大臣所稱後屢更任使所治無赫赫名

寇瑊字次公汝州臨汝人初母夢神人授珠吞之而娠生而眉目美秀擢進士授蓬州軍事推官李順餘黨謝才盛等復起為盜瑊設方略擒送京師徙開封推官會施州蠻叛轉運使移瑊權領施州先是戍兵仰他州餽糧瑊至請募人入米償以鹽軍食遂足而民力紓復招

諭高州刺史田彦伊子承實入朝得給印紙為高州官
族未幾溪南蠻復内寇珹率衆擒其酋領戮之以白芀
子弟數百人築柵守其險要就除大理寺丞知開州遷
殿中丞通判河南府坐解送諸料失實降監晉州稅以
太常博士通判并州改監察御史真宗祀汾陰王嗣宗
知永興辟權通判專領祠事遷殿中侍御史為開封府
判官嘗奏事帝詢施州備禦之術因諭之曰東川控蠻
夷爾功已試其為朕鎮撫之命為梓州路轉運使晏州

多剛縣酋斗望劫瀘州燒淯井監殺官吏職趨富順監
命部兵多張旗幟踰山西北趨戎州盡取公私舟載糧
甲具音樂合兩路兵至江安誘溪監順史箇松南廣移
恍等州刺史及八姓烏蠻首領使斷賊徑用夷法植竹
為誓門横竹繫猫犬鷄各一於其上老夷人執刀劒謂
之打誓呼曰誓與漢家同心擊賊即刺牲血和酒而飲
職給鹽及酒食針梳衣服等付以大榜約大軍至揭榜
以别逆順不殺汝老少不燒汝欄栅夷人大喜帝遣内

殿崇班王懷信議攻討招輯之宜珹奏夷人嘗於二年春燒淯井監殺吏民既赦貸其罪復來寇邊聲言朝廷且招安得酒食衣服矣若不討除則戎瀘資榮富順監諸夷競起為邊害矣詔發陜西兵益以白艻子弟合六千三百人緣淯井溪轉鬬凡十一陣破之夷人相率來附納牛羊銅鼓器械甚衆而斗望猶旅拒不從珹命懷信分兵拔其柵與都巡檢使符承順進戰思晏江口斗望等始驚遽勢稍却明日復分三道來拒王師懷信等

格戰琪乘其後大破之斗望衆萬餘囂不能軍溺死者衆遂降因籍軍之勇悍千人分五都以隸禁軍為寧遠指揮使守清井監更建砦柵濬三壕以環之就加侍御史召為三司鹽鐵判官逾月出為河北轉運使天禧中河決澶淵琪視役河上隄埶數里衆皆奔潰而琪獨留自若須臾水為折去衆頗異之遷工部郎中上言契丹約和以來河北減戍卒之半而復刺土兵其實益三分之一而塞下軍儲不給請行入中鑿頭便糴三說之法

入為三司度支副使未幾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仁宗即位遷給事中瑊與丁謂厚善帝謂輔臣曰瑊有吏幹毋深譴也徙鄧州坐失舉降少府監知金州復右諫議大夫會河決徙知滑州總領脩河既而以歲饑罷役瑊言病民者特楗芻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年則朽腐為棄物後復興工斂之是重困也乃再詔塞河河平擢樞密直學士明年復給事中知秦州又坐失舉奪一官召權三司使復其官如故時有議茶法者

帝訪以利害瑊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茶法豈可以數更帝然之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至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婦齊體奈何毆致死邪瑊封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天聖末再使契丹未行而卒瑊少孤鞠於祖母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回授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瑊始性頗疎財通音律知術數初附丁謂故少達及謂敗左遷

鬱鬱不自得秘書丞彭齊賦喪家狗以刺之
楊日嚴字垂訓河南人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
安丘縣三司辟為檢法官遷大理寺丞又為本寺檢法
官監都進奏院通判亳陳二州判吏部南曹兼登聞鼓
院出知襄州徙廬鄆二州入為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還
為兩浙轉運副使未行會青徐饑改京東轉運使因請
江淮陝西轉粟五十萬以賑貧民又開清河八十里抵
暖水河並堤起倉廩以便漕運加直史館徙益州轉運

使又徙江淮制置發運使還歷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
使累遷太常少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河中
府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時用兵伐元昊三司急財用
有詔析戶版為十等第賦役民以歲租占佃官田廬者
髙其估募輸錢就市為已業人苦其擾又陜西秦收市
益梓利路溪洞馬而不知其實無馬也日嚴皆奏罷之
遷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閤後為守者其政不便
蜀人因進對猶從容言遠方所宜撫安之無容變法以

生事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學士知澶州召擢知開封府史械囚不謹囚自殺坐是罷府事判太常司農寺同知審官院卒日嚴初為益州轉運使無他治能及知益州頗為蜀人所信愛兄日華歷官至太常少卿三司副使李行簡字易從同州馮翊人家貧刻志於學讀六經每至夜分寒暑不易又聚木葉學書筆法遒勁與里中富人楊士元同學既而同時中進士第士元資遣行簡謝不取起家隴州司理參軍徙彭州軍事推官陵州富民

陳子美父死繼母詐為文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轉運使檄行簡劾正其獄改祕書省著作郎再遷太常博士知坊州御史中丞王嗣宗薦為監察御史王旦數稱其才真宗雅亦知之再遷侍御史陝西旱蝗命往安撫發倉粟救乏絕又蠲耀州積年逋租還擢龍圖閣待制歷尚書刑部郎中帝數幸龍圖閣命講周易問訪大臣能否行簡所對無怨昵各道其所長人以為長者久之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乾興初改給事中以足疾請

外得知河中府徙虢州卒
章頻字簡之建州浦城人與弟頔皆以進士試禮部預
選會詔兄弟毋並舉頻即推其弟棄去後六年乃擢第
自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改大理寺丞知九隴縣
遷殿中丞眉州大姓孫延世僞為券奪族人田久不能
辨轉運使使按治之頻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盜印
然後書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使更命
知華陽縣黄夢松覆按無所異夢松用此入為監察御

史頻坐不時具獄降監慶州酒徙知長洲縣天禧初增置諫官御史十二人頻以選得召對稱旨擢監察御史陳亳間民訛言兵起老幼皆奔命安撫京西還為三司度支判官青州麻士瑤殺從子溫裕并其財遣往按治士瑤伏誅又詔鞫邛州牙校訟鹽井事皇城使劉美依倚后家受賕使人市其獄頻請捕繫真宗以后故不問忤旨出知宣州改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頻雅善丁謂謂貶左遷尚書比部員外郎監饒州酒起知信州進刑

部員外郎知福州王氏時賦民官田歲輸租稅而已至是或謂鬻之可得緡錢二十餘萬頻疏以為不可從知潭州改廣西轉運使擿宜州守貪暴不法既罷去反訟頻予許嘗被刑而冒奏為祕書省校書郎頻坐謫知饒州復入為度支判官累遷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槖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又具鼓吹羽葆吏士持甲兵衛送至白溝詔遣其子訪乘傳扈其柩以

歸訪官三班奉職即許也

陳琰字伯玉澶州臨河人進士及第歷溧陽欒城縣主簿遷大理寺丞監真定府稅知金堂夏津二縣再遷太常博士轉運使盧士倫曹利用婿也怙勢聽獄不以直訟者不已付琰評決琰直之御史知雜韓億聞其事奏為監察御史丁父喪哀毀墳木連理憂除遷殿中侍御史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為丁謂復還琰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陰懷姦惡有殺無赦丁謂因緣險佞

據竊公台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
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岡冀消王氣令禪柴展
禮湞汙推恩必慮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遐荒冀
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
卒無牽復請不原赦帝然之為三司度支判官遷侍御
史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副使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
使汴倉納糧綱槩量不實操舟者坐亡失所載或杖背
徒重役琰始奏選官監視謂之定計斗面積遷至尚書

工部郎中卒

李宥字仲嚴唐之後裔自吳徙青遂為青人祖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為置酒酒酣落筆烟景萬狀世傳以為寶父覺見儒林傳宥幼孤不好弄長讀書屬文不雜交游舉進士調火山軍判官入館校勘書籍遷集賢校理遂直院知蘄州歲凶人散委嬰孩而去者相屬于道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俾營婦均養之每旬閱視所活

甚衆或殺人以米十石給傭者使就獄曰我重賄吏爾必不死宥得其情論如法提點荊湖刑獄權戶部判官利州轉運使判戶部勾院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舊宗廟五饗輔臣攝事中廢且久止差從官宥因對力言遂復故事以諫議大夫知江寧府民有告人殺其子者曰吾子去家時巾若巾今巾是矣民自誣服宥疑召問卒伸其枉府舍火宥畏兵亂闔門不救降祕書監致仕起分司南京改太子賓客判留司御史臺卒

宥性清介然與物無忤好獎拔士人外族甚貧宥有别業以券畀之既死家無餘財官賜錢十萬

張秉字孟節歙州新安人父諤字昌言南唐祕書丞通判鄂州宋師南伐與州將許昌裔叶議歸欵太祖召見勞賜良厚授右賛善大夫蜀平選知閬州太平興國中即除西州轉運副使先是士人罕習舟楫取峽江中競渡者給漕運役覆溺常十四五諤建議置威棹軍分隸管勾自是無覆舟之患累遷荆湖江浙等道制置茶鹽

副使卒秉舉進士儀狀豐麗屬詞敏速善書翰太宗喜之擢寘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監察御史深為宰相趙普所器以弟之子妻之會有薦其才得知鄭州召還直昭文館遷右司諫會以趙昌言為制置茶鹽使秉與薛映副之入為右計司河南西道判官俄換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知制誥判吏部銓知審官院唐朝故事南省首曹罕兼掌誥多退為行內諸曹郎至是用此制其後進改多優遷首曹遂隳舊制矣遷工部郎中

依前知制誥真宗嗣位進秩兵部郎中判昭文館時草
敕用官制有頃因微累謫於遐荒之語上覽之曰若此
則是先朝失刑矣遂除秉左諫議大夫連知頼襄二州
徙鳳翔府訴以母老貧窶詔給裝錢未行改江陵丁母
憂起復知河南府景德初徙河陽換澶州車駕將幸河
上又徙知滑州道出韋城秉迎謁境上俾預從官侍食
遣與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河上部丁夫鑿凌以
防契丹南渡召歸闕復拜吏部銓拜工部侍郎同知審

官院通進銀臺司糾察在京刑獄復與周起同試東封路服勤辭學經明行脩舉人出知永興軍府會祀汾陰為東京留守判官轉禮部侍郎加樞密直學士復知幷州將行懇求御詩為餞上為作五言賜之徙相州九年復糾察在京刑獄暴疾卒秉典藩府無顯赫譽及再至太原臨事少斷多與賓佐博奕雖久踐中外然無儀檢好諧戲人不以宿素稱之好飭衣服潔饌具每公宴及朋友家集會多自挈肴膳而往家甚貧常質衣以給費

馬

張擇行字行先青州益都人進士起家歷北海臨沂主簿自宣州觀察推官為大理寺丞初石亭縣掾椽將陵塞決河衆或登舟以濟擇行獨以為不可皆笑其怯既而舟果覆擇行坐堤上董役埽卒不潰除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改言事御史右司諫與唐介包拯共論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不當語甚切又論河北兵多財不足願分兵就食內地不報遷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

待制知諫院累遷吏部員外郎御史皆言宰相陳執中
嬖妾笞小婢死外舍擇行以為主命妾笞婢於律不當
坐御史固迫之因中風不能語除戸部郎中集賢殿脩
撰提舉兖州仙源縣景靈宮踰年而卒
鄭向字公明開封陳留人舉進士中甲科為大理評事
通判蔡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濠州徙蔡州召試
集賢院未幾除三司戸部判官脩起居注遷度支員外
郎為鹽鐵判官出為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蒜山漕河

抵于江人以為便復為鹽鐵判官擢知制誥同勾當三班院使契丹再遷兵部郎中提點諸司庫務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五代亂亡史册多漏失向著開皇紀三十卷摭拾遺事頗有補焉

郭稹字仲微開封祥符人世寓鄭州舉進士中甲科為河南縣主簿除國子監直講議者以其資淺罷還河南時孫奭馮元判監事因奏稹學問通博他選莫能及乃得留居二歲陳堯咨知大名辟簽書府判官事改大理

寺丞奭等復薦為直講奭出知兗州又薦稹與賈昌朝赴中書試講說而稹固辭召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馮元知河陽辟為通判徙通判河南府入為三司度支戸部判官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同脩起居注康定元年使契丹告用兵西鄙契丹厚禮之與同出覲獵延稹射稹一發中走兔衆皆愕視契丹主遺以所乘馬及他物甚厚既還轉兵部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擢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暴感風眩卒稹性和易文思敏贍尤

刻意於賦好用經語對頗近於諧聚古書畫不計其貲購求之婦張悍嫉無子初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旣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郊言稹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語在禮志

論曰肅之守邢以羸兵却敵開門納避難之民功在王府元方為并州有勤留之命其宜民可知宥在蘄則活饑氓在江寧則直寃獄吏之良者歟然皆不能無小累也日嚴行簡臨政視秉擇行向稹雖無瑕可指亦皆無

赫赫名詢以厚呂夷簡復致貴顯瑊頻坐善丁謂並遭
斥謫固無足議者琰言謂奸邪不當用南郊恩牽復與
唐袁高論執盧杞正相類識者韙之
趙賀字餘慶開封封丘人少時嘗喪明久之遇異醫輒
愈喜飲酒至終日不亂事繼母至孝舉毛詩及第補臨
朐縣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具知賀淳化中調丁壯
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朐父老張
樂迎賀準使由譙門過曰旌賀之能也改大理評事監

池吏欺緡錢選賀往解州鈎校出入賀悉得其奸契丹入境真宗決策澶淵遣使八人省州縣賀以太子中舍安撫京東改殿中丞歷通判明州宿州徙知漢州蜀吏喜弄法而賀精明吏不敢欺事更被賀多所究詰人目為趙家關謂如關梁不可越也召權三司戶部判官真補度支判官出為京東轉運副使徙京西又徙益州路轉運使尋糾察在京刑獄累遷尚書工部郎中提舉諸司庫務為江淮制置發運使發運司占隷三司軍將分

部漕船舊皆由主吏自遣受賕不平或數得詣富饒郡因以商販貧者至不能堪其役賀乃籍諸州物產厚薄分劇易為三等視其功過自裁定由是吏巧不能得施歲漕米溢常數一百七十萬蘇州太湖塘岸壞及並海支渠多湮廢水侵民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兼領其事伐石築堤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歸占者二萬六千戶歲出苗租三十萬遷刑部郎中歷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知延同秦三州江陵府累遷光祿卿入

判大理寺以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鄧州歲餘判宗
正寺出知越州坐失舉降知濠州改廬州遷給事中復
判宗正寺知鄭蔡壽三州卒在臨朐時用轉運使李中
庸薦改官中庸没無子賀為主葬圖其象歲時祀于家
子宗道終集賢校理
高覿字會之宿州蘄人進士起家為嘉興縣主簿後以
孫奭薦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
判泗州詔定淮南場茶法覿陳說利害不報擢提點利

州路刑獄召為三司户部判官安撫河北還為京西轉
運使徙益州彭州廣磧麗水二峽地出金官者挾富人
請置場募人夫採取之覿曰聚衆山谷間與外人雜處
非遠方所宜且得不償失奏罷之王蒙正恃章獻太后
親多占田嘉州詔勿收賦覿又極論其不可坐失察嘉
州守張約受賕貶通判杭州徙知福州入為三司鹽鐵
判官歷陝西河北轉運使累遷兵部郎中復入户部為
鹽鐵副使遷右諫議大夫河東都轉運使加集賢院學

士判尚書刑部進給事中知單州卒子秉常爲梓州路轉運使

袁抗字立之洪州南昌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調陽朔縣主簿薦補桂州司法參軍撫水蠻寇融州轉運使俞獻可檄抗權融州推官督兵糧與謀軍事蠻治舟且至抗即楊梅石門兩隘建水柵二據其衝賊不得入後因置戍不廢事平特遷衡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知南安軍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淅東叛卒鄂

鄰鈔閩越轉南海與廣州兵逆戰海中值大風有告鄰
溺死者抗獨曰是日風勢趣占城鄰未必死後果得鄰
於占城還為度支三司判官以尚書金部員外郎為梓
州路轉運使徙益州路時三司歲市上供綾錦鹿胎萬
三千匹抗言蜀民困憊願少紓其力以備秦中他日之
用是年郊祀蠲其數之半黎州歲售蠻馬詔擇不任戰
者郤之抗奏朝廷與蠻夷互市非所以取利也金山前
後五部落仰此為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費直幾馬

也臣念蜀久安不敢奉詔尋如舊制除江淮發運使召為三司鹽鐵副使時抗老矣為御史所劾罷知宣州累遷光禄少卿分司南京明堂覃恩改少府監卒抗喜藏書至萬卷江西士大夫家鮮及也抗子陟少刻厲好學善為詩終殿中丞

徐起字豫之濮州鄄城人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隰川縣積官尚書都官員外知楚州樞密直學士張宗象薦之擢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開拆司歷開

封三司度支判官館伴契丹使還奏所過州縣使官既去官吏將校皆出郊旅賀燕飲久之城邑為之空乃下約束禁止之出為荆湖北路轉運使部有戍卒殺人繫獄其徒欲刼之起聞亟往按誅之分其徒隸他州徙江西知徐州就為轉運使募富室得米十七萬斛賑餓殍又移粟以贍河北京西者凡三百萬與安撫使劉夔不相能徙京西又徙江東起請開長淮舊浦以便漕運知洪州徙兖州有都巡檢虐所部而部兵百餘人持兵至

庭下州人大恐起不為動以禍福開諭之衆感泣聽命因按致其首奏罷都廵檢復為度支判官累遷祕書監知湖州卒

張旨字仲微懷州河内人父延嘉頗讀書不願仕州上其行賜號嵩山處士旨進保定軍司法叅軍上書轉運使鍾離瑾願補一縣尉捕劇賊以自効瑾壯其請為奏徙安平尉前後捕盜三百餘人嘗與賊鬭流矢中臂不顧猶手殺數十人擢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遂城縣遷著

作佐郎明道中淮南饑自詣宰相陳捄荒之策命知安豐縣大募富民輸粟以給餓者既而浚淠河三十里疏泄支流注芍陂為斗門溉田數萬頃外築堤以備水患再遷太常博士知尉氏縣徙通判忻州元昊反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强弩中外不相聞者累日人心震恐庫有雜綵數千段旨矯詔賜築城卒卒皆東望呼萬歲

賊疑以救至也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旹夜開門率兵擊賊小郤以官軍壁兩傍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積草賊望見以為水有餘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衆隨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徙知萊州葉清臣舉材堪將帥召對改知邢州擢提點河東路刑獄范仲淹歐陽脩復言其鷙武有謀略除閤門使固辭進工部郎中知鳳翔府加直史館知梓州以直龍圖閣知荆南入判尚書刑部累遷光禄卿知潞晉二州以老疾權判

西京御史臺尋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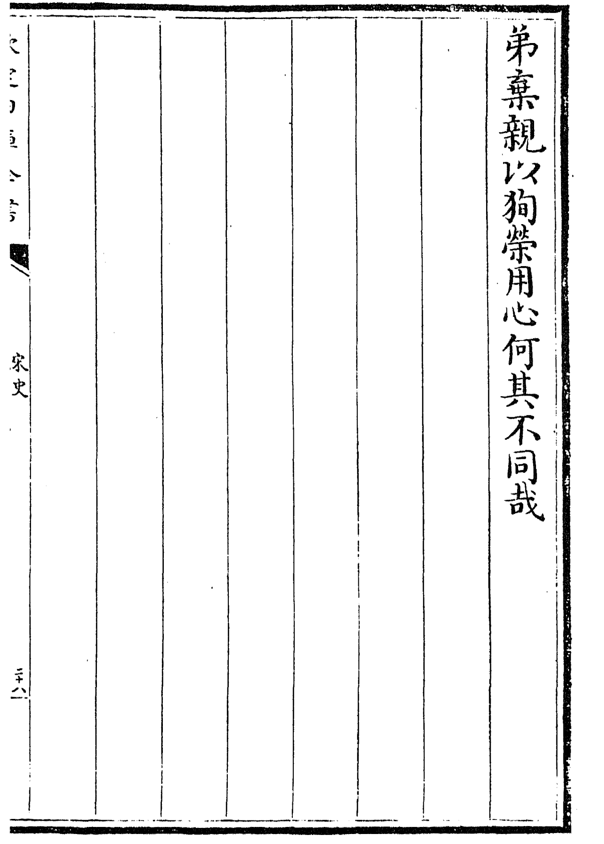
齊廓字公闢越州會稽人舉進士第自梧州推官累遷太常博士知審刑詳議官知通泰州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潭州鞫繫囚七人為強盜當論死廓訊得其狀非強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平陽縣自馬氏時税民丁錢歲輸銀三萬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敢束髮廓奏蠲除之歷三司度支開封府判官出為江淮西南轉運使時初兼按察同時奉使者競為苛刻邀聲名獨廓奉法如平

時人以為長厚入判鹽鐵勾院加史館知荆南府徙明舒湖三州積官光禄卿直秘閣以疾分司南京改秘書監卒廓寛柔恭謹人犯之不校弟唐為吉州司理叅軍博覽强記甞舉賢良方正對策入等越州蔣堂奏廓及唐父母垂老窮居鄉里二子委而之官唐復久不歸省於是罷唐令歸侍養廓方使湖南雖置不問然士論薄之
鄭驤字士龍河南人登進士第吏慶汝鄭秦州推官改

祕書省著作郎知垣曲縣康繼英辟簽書衞州判官事劉從德代繼英又表驤有善狀進一官尋監左藏庫遷太常博士知乾州提點益州路刑獄為三司度支判官建言蜀人引江水溉田率有禁歲旱利不均宜弛其禁又言京西旱舊禁粟無出國門可且勿禁慶歷中與魚周詢刺陝西民兵十餘萬除陝西轉運按察使兼三門發運使加直史館河北轉運使入為度支副使河決德州入王紀口議欲徙州詔驤往視之還言州不當徙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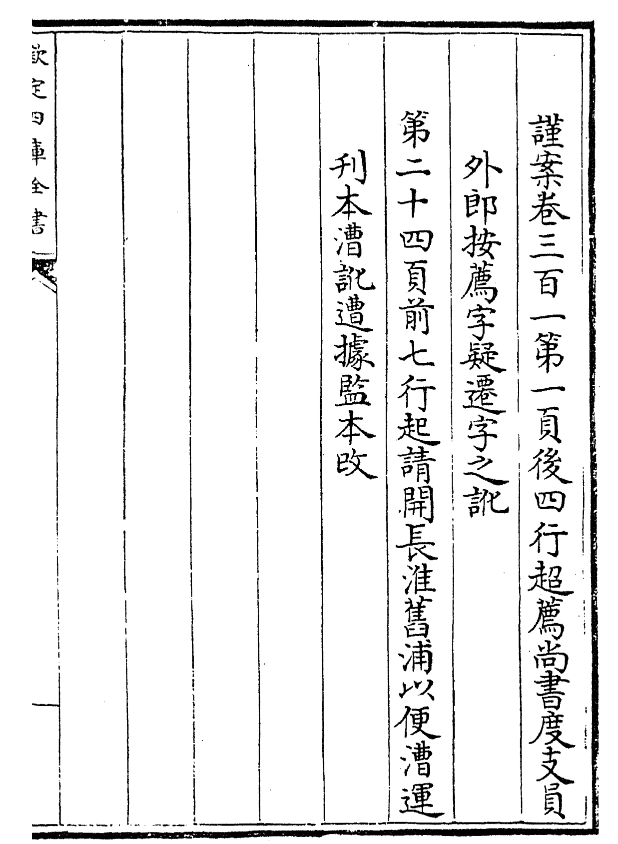
而州果無患又為河北轉運使王則反討平之除天章閣待制知鳳翔府先是皇甫泌夏安期皆為轉運使泌先謫去安期後至不及賞驤固辭不受願命推功與二人復為河北都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以疾知華州卒

論曰歷觀數子風跡雖不同其為政愛民謙巳利物有古道焉若吉浚浬河覿罷採金抗論互市起賑窮戢暴驤推功與人皆無所愧矣趙賀不忘李中庸而齊廓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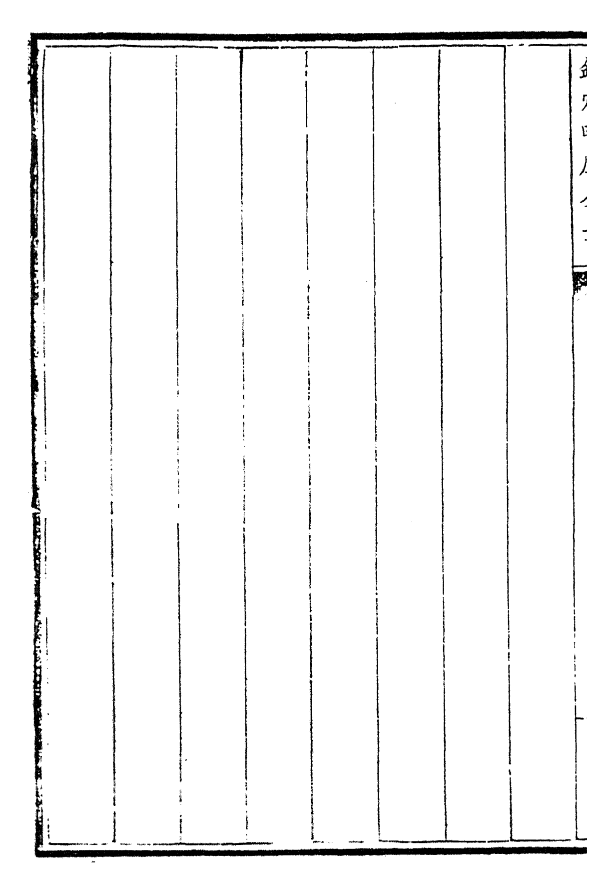
弟棄親以狗榮用心何其不同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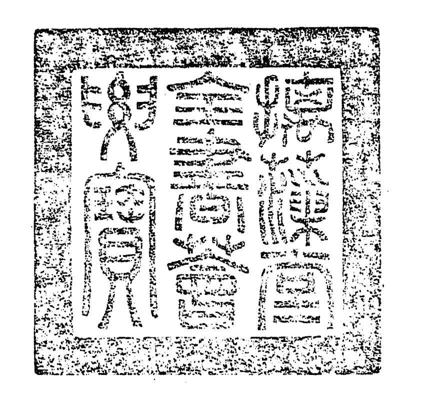
宋史卷三百一



謹案卷三百一第一頁後四行超薦尚書度支員外郎按薦字疑遷字之訛

第二十四頁前七行起請開長淮舊浦以便漕運刊本漕訛遭據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范　栩